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鮑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

林之地是為鮑桓公今京兆鮑縣是其都也又

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友

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友

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

為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賄不敢不許若

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若之土也桓公從

之後三季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

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率取史伯所

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

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鮑之

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基反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蕭於其
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
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子曰**
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艷人
所化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
衣所謂賢能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
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
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故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異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
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

所云下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
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王
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
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
也故正記紳氏三人為纁五入為緹七入為緇
注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纁則為緹又復
再染以纁則成緇矣○**程氏曰**宜者其備○**毛氏曰**改受也適之也○**蔡氏曰**諸侯入為卿士
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蔡蔡蘇尊反也王氏
曰聚粟治之情音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拾
春傳之役是也○**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為司徒
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
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故也
則予願為子受為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

之也還予授子之祭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
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
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祭也

緇衣之好兮故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祭兮

緇氏曰好猶宜也○**緇氏曰**造為也

緇衣之席音席兮故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祭兮

程氏曰席大也程氏曰席舒安之義服稱其德
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
弟弟叔失繼而公弗制祭例界反仲諫而公弗聽
亦不忍以致大亂焉左傳鄭或公娶于申曰成姜

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慶
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
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
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
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
呂請除之公曰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
邑至於廩延子釵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將所
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
大叔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兮死叔之未襲鄭也
罪而未亟兮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愚之也未得
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較此詩以為不

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將仲子兮棘踰我里棘折我樹杞青越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孔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 二十

五家為里杞木名也 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傍

葉麗而白色理激赤折言傷害也 〇 **李氏曰**棘

踰我里言棘與我家事也 〇 **鄭氏曰**棘折我樹

杞喻言棘害我兄弟也 〇 **朱氏曰**雖知汝之言

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

棘踰我里棘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棘踰我牆棘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

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 〇

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棘踰我園棘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

之多吾仲可懷也人之多吾亦可畏也

孔氏曰園所以樹木檀檀忍之木孔氏曰園者

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為車陸

璣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棘踰我里棘折我樹杞辭難拒仲

而意則與之如待人僚祖告昭公以女季氏

之謀公親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

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

言亦可畏也則奉奉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

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吾特迫於宗

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

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兮田刺莊公也叔處方京繕市戰反甲治兵出
出兮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兮田巷寐居人豈寐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
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

氏曰洵倍也○**國風**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

兮田則所居之巷若寐人矣非實寐人雖有而
不知叔之美且仁也○**氏曰**國人稱之如是

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為仁以飲酒為
好以養服馬為成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為衆所

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兮狩手又反巷寐飲酒豈寐飲酒不如叔也洵

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國風**曰叔出則巷寐可

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寐服馬豈寐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成

毛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國**

風曰叔出則巷寐能服馬之人矣

叔兮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兮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兮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

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兮晉章失之

矣○**毛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

故春秋書克段兮鄆以罪艷伯詩人言叔多才

好勇而得衆心以溪谷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

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颯伯而詩人刺其君
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為世戒也永嘉鄭氏
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賚而所好
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租賜暴虎也所賢者射
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
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甚
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置段於
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弓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駮
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製具舉禮音租楊素歷反
暴虎獻弓公所將七羊反叔霖初女九反戒其傷
女

孔氏曰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
於手馬騁於繩如織組之為○**孔氏曰**叔之從

公田也駮之與解諧和中節董氏曰五緇之法
有舞之謂也益計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駮與

服諧和也○**孔氏曰**飲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駮服
制如周下月如舞其言舞者駮也藪澤禽之府

也○**孔氏曰**製獻盛貌○**孔氏曰**具俱也禮楊
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禮楊脫衣見體曰肉袒

暴虎空手以搏之徃習也○**孔氏曰**火製具舉
疏以為窳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

以祭社為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孔氏曰**
孔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霖習此事恐其或傷女

也言其得衆如此○釋文叔弓田伯大叔弓田
音誤霖伯母曰本亦伯霖

叔弓田乘乘黃兩服上褻兩駮雁行戶郎反叔在
藪火製具揚叔善射忌音託又良御忌抑啓音定

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乘黃四馬皆黃**○****○**兩服中央夾

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驎是中駟驪是騶驂與

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

辛兩服褻駕也上駕者吾為衆馬之最良也朱

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雁行者吾與中服相送

敍孔氏曰雁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

善也**○****○**揚光也忌辭也**○****○**抑發

語之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

縱從禽曰送

叔弓田乘乘鵠音休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

火裂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擗音冰忌抑

營敕亮反弓忌

○驪曰雜毛曰鵠郭璞曰今所謂烏鵠馬

齊首馬首齊也**○**如手如左右手之

相佐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

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阜盛也

慢遲罕希也擗所以覆矢孔氏曰擗左傳作冰

箭箭蓋也望弓發吐以反弓凡氏曰望者盛弓

之業望謂弛弓而納之也朱氏曰望弓囊也

○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

矢發弓苦田事畢朱氏曰吾其田事將畢而從

容整暇如此**○**釋文慢佗慢曰本又佗慢

鷺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

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

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

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

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

笑而遺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
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弓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吟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鳥路反而欲遠弓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
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弓竟陳其師於鞏玉美反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
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
二季冬十月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
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
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口好利不顧其君注
心於利也

明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其所

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
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
鳥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
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芻芻補彭反二矛矣矣反重直龍
反英河上弓翔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南

之河上颯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

介甲也○鄭氏曰四馬被甲馳驅芻芻然不

息○鄭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

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

矛而有二備折壞○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

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漆為英

飾蓋絲纏而朱漆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

宋氏曰：翽翽，霖事之貌。○永嘉曰：夫擁大

象於外而霖所事不為亂則潰散爾。清人在消，駟介虞虞，未驕反。二矛重喬，河上兮道。

毛氏曰：消，河上也。地也。虞虞，戎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舊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文

云：韓詩喬，伯鷗。

清人在軸，音遂。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救由反。中軍佻好，吟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也。地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

毛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毛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侵其

御者，習旋其車。車右，軸乃自居中央為軍之好而已。兵車之馮，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矛，右人持盾。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搖。士

刀反。指者，拔兵刃以擊刺。師久不歸，葉所研，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

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害已潰而害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毛氏曰：朝，直遙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美裘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故。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曰：千，得也。大夫美裘。○**毛氏曰**：如濡，潤澤

也。大夫美裘。○**毛氏曰**：如濡，潤澤也。

好吟報反也

白曰：醜棄也。孔氏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樂**曰：好舊好也。

或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威，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公之乎？不寔故也。不寔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吟報反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翔將翔，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雁。

釋曰：明星啟明也。解見大東。○**釋**曰：弋

音灼射也。孔氏曰：司弓矢，矰矢，第矢，用諸大射。註云：結繳於天，謂之矰。第矢，鳥羽，狀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

矰音增，第扶弗反。夫婦相警，覺以夙興。○**釋**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翱翔而往。

弋取鳧雁而歸也。○**釋**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充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音加之，與子宜之。宜，善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釋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繳，繳加諸鳧雁。

之上○**朱氏曰**宜有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
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
更宜爪○**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
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號得其息雁以婦則其
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
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
善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
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頌之雜佩以問
之知子之好吟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朱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
雜佩以贈之○**朱氏曰**雜佩者玕璫瑀瑠璠牙
之類朱氏曰玕佩之類也下垂三道貫以
纁珠璫如中壁繫於兩刃之下端璫如坐而兩

端正方在玕璫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
以珠貫下繫於璠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玕之
兩端璠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璠齊
刃則璠璫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鑽
璠璠璠粉悅凡可佩之物也。璠卑民反鑽宣
為反璠徐師反璠忘緩反粉敷文反悅所類反
問邊尹季反也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算筭
問人者左傳肅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邊人物
謂之問○**朱氏曰**順謂與已和順○**朱氏曰**吾
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香反刺忽也艷人刺忽之不昏于齊
大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
而不取促旬反卒以謀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

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
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
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次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
忽此言齊女賢而不要謂復請妻者

爾雅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為失也而詩人
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為甚追念
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
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
逐而憐其寡助至於其入也不能懲創而用
賢於是至有目之為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
察不能息也又聞其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
夫忽蓋不足繼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
其云之正故耳

爾雅曰舜華如字將翽將翽佩玉瓊瑤

爾雅曰反美且都

爾雅曰親迎奠敬及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

增御輪三周御者代增舜木槩音謹也孔氏曰

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瑤所以納間孔氏曰納

衆玉與珩上下之間孟姜齊女○**爾雅**曰洵倍

也○**爾雅**曰都閒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閒習之

音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王氏**曰古

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瑤善德之容於將將言

德之吝吝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英將翽將翽佩玉將將七羊反

瑕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

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
張樂劉氏曰謂

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不僭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惜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待國者固竦待於外助也惟其為謙有名而釋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闕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狀朱氏曰所美非美

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隱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

也扶蘇扶蘇小木也荷華華也

華莖莖也文曰未開曰莖莖已發於

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隱宜有荷華者也朝且有

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

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隱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上棘棘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

龍紅州也孔氏

曰龍州生於下隱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

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

游龍是紅艸也其枝幹膠屈著士處使生根如

龍也○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者也

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

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山不唯
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
有華而又有牲狀則一國之大賢材
不有人君所美○得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籥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
昌亮反而和胡臥反也

籥兮籥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籥稿也老反也鄭氏曰稿謂木葉也○

孔氏曰七月二十月隕籥傳云籥落也則落葉
謂之籥○

木稿則其籥懼風風至而隕
矣○

風其吹女者吹籥稿也○
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解女倡矣
則我將和之

籥兮籥兮風其漂兮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和之

漂猶咳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稿葉之
詩衝風難將及矣叔兮伯兮蓋各自謀爾倡
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
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籥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惡反命也鄭氏曰權臣祭仲也

春秋書忽止曰魏忽蓋不以忽為君故

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問頑鼠如何
曰魏之重鉞豈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
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則為獨夫

般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也
毋反兮

昭公 昭公有狂狡之志而霖成人之實孤危
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憂君之至也夫
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
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
憂之而已

般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昭公 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
昭公 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愆愆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
謂不交矣踈其可親親其可踈斯其所以亡
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哀 連反裳思見正也
狂童 志資利反行下孟反
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別氏 曰狂童志行謂突與
忽爭國更出更入而霖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中反子不我思豈霖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鄭 文 惠愛也
○**說文** 溱伯潛云溱水出艷
○**歐陽** 曰般大國有惠然思念我艷國之亂欲

求為我討正之者非邇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
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霖他人者但言
諸侯眾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
宋 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

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兮執反子不我思豈霖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穎川陽城山滴水所出東南至
他士猶他人也

寒裳二章章五句

于芳凶反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
以反男行而女不隨

于之丰兮侯我兮巷兮悔予不送兮

豐滿也巷門外也
子謂親

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

我於巷中悔兮我不送是子而太也

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侯我兮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壯貌
王肅云升兮堂以

侯士昏禮主人揖賓入兮廟賓升堂北面奠雁

一杯拜稽首降出婦旋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處

人雖寐廟亦當受女於寢堂
將迎也

吾男侯我於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裝苦迥反衣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

予與行

禪音丹也蓋以禪穀戶木反為之中

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度

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側基反衣纁許云反

如盥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吾此者以前之悔

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

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

兮伯兮豈寐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兮

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嬾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

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嬾人之服衣裳連

俱用錦皆有聚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

也

東門之墠音如蘆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

茹蘆茅蒐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艸故云町

町茅蒐一名蒿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

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陂○**朱**

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艸誌

其所後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

切後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墠作壇曰依字

當作墠

東門之栗有踐室豈不爾思于不我覯

毛氏曰栗行猶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

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也踐行列

貌伐柯傳覯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

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于

不我覯俟其就己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鏡見君子云胡

不夷

毛氏曰與也○**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朱**

氏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

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

不哉

風雨蕭蕭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廖教
留反

毛氏曰蕭蕭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喑喑也
廖愈也苦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苦如病之
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毛氏曰**已止也○**毛氏曰**如
晦又甚於蕭蕭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為不改其
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毛氏曰治世則庠教之教行有禮以率之不率
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廢壞之風所漸
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强於進學

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霖以率之風俗
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
人莫不肆情廢情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
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
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願鎮沛
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於世務
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森忠臣良士大亂
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禮父
母在衣純以青○純諸九反○**毛氏曰**嗣續也

○**毛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
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
謂往教強殆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聞

遠爾集絕於善繼焉○程氏曰石經作子檢說
文曰交社也爾雅曰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
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璫如充反珉也中反而

清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璫玟而緼組綬此云

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美反兮逢他未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

三月兮

程氏曰挑逢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逢放

志○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

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

此吾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

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

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

矣故僻邪侈之心勝之矣○程氏曰在城闕之集

注達伯逢石經挑作文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森臣也君子閔恣之森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伯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釋

信人之言人實廷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

也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瑗

與汝二人而已○毛氏曰廷誑也○鄭氏曰揚

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森親

也森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小人象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寐信人之
吾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也

寐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激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儻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左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昏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祭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公子壹是三爭也

世十八年齊人殺子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左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皆尾三季季○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婚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狹夫嬖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公而不能留此所以為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編古老

反衣其素巨基反中聊樂奇洛我負奇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編衣白色孔氏曰編細縵

也其巾蒼艾色○**孔氏曰**云負古今字助語辭

也○**孔氏曰**今女之季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其思慮之所能及也編衣其巾聊樂我負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氏曰彼衆女之中

有着編素之衣茶色之中者是戎之妻今亦絕
本且得少番以喜樂戎云○釋文曰負韓詩化
魂

出其闈 音因闈音都 有女如茶 音徒 雖則如茶 匪
我思且子徐反 編衣茹蘆 聊可與娛

毛氏曰闈曲城也闈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

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闈茶英茶也鄭氏曰

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州有

茶苦菜又有茶蛋菜邨風誰謂茶苦即苦菜也

周頌以薺茶薺即委菜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

說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狀則此言如茶乃

是茅州秀出之穗非波二種茶州也言茶英茶

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地之會言白常白旗

素甲白羽之贈望之如茶韋昭云茅茶秀亦以

白色為如茶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鄭氏曰
蒐染中也○未八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艸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寤於

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雲露之語從而附

益之

野有蔓艸零露漙漙起焉反今有美一人清揚婉於

阮反兮解戶解反迨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笑也邂逅不期而會○

氏曰野有蔓艸則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

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君

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之間

野有蔓艸零露漙漙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漙漙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
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艸二章章六句

秦側中反洧于執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盪惡之心莫不有
之而其為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歟哉兵革
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
則民之失性也為可哀君之失道也為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艷南如有王者必放艷聲
然則亂亂雖者豈如艷南故艷詩終於亂之極
者焉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
土陁而陰山居谷以男女巫聚會故其俗淫

與洧方洧洧兮士與女方秉簡古顏反兮女曰
觀兮士曰既且子餘反且注觀兮洧之外洵急兮
反訶況兮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詭贈之
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艷兩水名洧洧春水盛也鄭氏曰

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洧洧然○李氏曰說文

云洧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

魂續魄秉蘭艸以祓除不祥詩蘭也陸璣疏曰

其莖葉似藥艸溱蘭廣而屈節節中赤高四五

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

衣著書中辟白臭○**毛氏曰**既已也洵信也○

毛氏曰訶大也勺藥香艸陸璣疏曰今藥艸勺

藥艸香氣未審今何艸○釋文曰勺藥韓詩云

離艸也言相離別贈此艸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艸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謀匹偶感春氣於出託采芬芳之艸而為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觀兮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注也。○**宋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勺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洧訛韓詩作恂貯樂貌也。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蓋沱毛公香艸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溱與洧溷音畱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

兮士曰既且且注觀兮洧之外洵訥且樂維士與女其將誰贈之以勺藥。○**鄭氏曰**將大也。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離國二十一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呂氏家訓讀詩記卷第九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

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

丘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都臨淄縣師尚父

所叙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

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

臨淄其封域東至海西至河南至兗穆陵

北至无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維音惟淄

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蒞淫怠慢紀侯

誦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

業優奠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為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蒞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繇焉孔氏曰哀公不仁及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

鳴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

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化。朱氏曰會朝之臣

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

之在君所心常恐勉故以蠅聲為雞鳴范氏曰

賢妃貞女心存乎教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矣

孔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矣以為東方明又曰

東方明則夫人纒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

○纒色蟹反

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孔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

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蘇氏曰**予豈

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

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曾氏曰**無

庚予子憎度無憎予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

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毛氏曰蟲飛薨薨甘

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庚予子憎義也○

范氏曰醒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

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於蟲飛

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

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

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蒺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蒺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

子之還兮遭我兮猗乃乃反之間兮於驅從兩肩兮指我謂我儼軒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猗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儼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儼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苦還也○**王氏曰**於

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兮蠟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

皆乃高反釋文曰猶崖靈思集注本作蠟○**董氏曰**攷於地記蠟猶蠟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

書或異○釋文曰儼韓詩作媮

子之茂兮遭我兮猗之猶兮於驅從兩牡兮指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兮猗之陽兮於驅從兩狼兮指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

爾雅曰狼牡羆兮九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羆

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衣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

不能免也○**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

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游政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深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 奠敬反也

俟我於著兮而充耳以素兮而尚之以瓊華兮而

毛氏曰 俟待也○**鄭氏曰** 我嫁者自謂也○**毛**

氏曰 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

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氏曰** 素為充耳所

以縣 音玄 瑱吐遍反者或名為純 孔氏曰純即

今之條繩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

故先言之。純都覓反○**毛氏曰** 瓊華芙蓉○

鄭氏曰 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統之末

所謂瑱也 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

強氏曰 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

鄭氏曰 俟我苦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

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

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 於著於庭

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兮而

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劉柔輕重遲

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

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兮而充耳以素兮而尚之以瓊瑩 音榮

兮而

鄭氏曰青統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兮而充耳以黃兮而尚之以瓊英兮而

鄭氏曰黃統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兮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兮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兮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繼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釋文曰本或作刺衰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

刺衰公詩

東方之日兮
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
今履我即兮

鄭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昭察也

朱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

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

蔽姦匿歸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

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

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

也

東方之月兮
彼姝者子在我闈
他逢反兮
在我闈兮
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閨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閨○**宋氏曰**發行本也謂隨我而行本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罷也挈者懸擊之名置箭壺內以為節而淨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吾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毛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

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宋氏曰**今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羣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宋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

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躍知其為隄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隄見之則躍然而驚晝夜之隄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苦無節之甚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勉不失之早則失之勉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兮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卒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季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南山崔崔于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出歸說曰歸止曷又懷止

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蕩徒裳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

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說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葛屨五兩音亮冠綏如離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說曰庸止曷又從止

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庸用也

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宋氏曰**從相從

也○**呂氏曰**昏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為耦雖五

兩之多各相耦冠綬之變自為耦也襄公文姜

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變也

甄麻如之何音橫從足容反其取七喻反妻

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廡吉橫字謂既耕

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

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宋氏曰**欲樹麻

者先必縱橫耕治其田而後可以得麻人之

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

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

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為不能禁制

○**釋文曰**衡亦從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

詩他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

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養其

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

曰得止曷又極止

克能也○**宋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

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

之矣曷為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為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

切切音刃

毛氏曰甫大也切切憂勞也○**揚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切切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稂稂猶驕驕怛怛猶切切也

驕驕稂稂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媿於阮反兮變力轉反兮總角卍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吐訥反而弁兮

毛氏曰媿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卍幼稚也

○釋文曰方言曰凡率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毛氏曰**昔有童子媿變總聚其

髮以為兩角卍狀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

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

有必命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今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教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蒺也藋公好弓報反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異弋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今今其人笑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

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是

盧為田犬也。逡七旬反今令纓環聲孔氏云

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狀苦人君能有美

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傾時遊

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

聲令令狀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

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

韓詩作盧冷冷說文引詩作磷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笑且鬢音權

毛氏曰東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

環也鬢好貌

盧重飾音梅其人笑且德七才反

毛氏曰鑿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

小環也德才也說文云德強也

盧今三章章二句

敵笥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路反魯相公歲

弱不能防閒文姜使亟淫亂為二國患焉釋文曰

相公軌亦名允隱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圍

所以扞物故防閒有禁制之意。孔氏曰圃控極

也

敵笥在深其奠魴音房鰈古顏反齊子婦止其從

才用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笥深解見谷風○**陸氏曰**木疏

云魴今伊洛濟頡魴奠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

細奠之美者○**毛氏曰**毛云鰈大魚孔頡

達引孔叢子鯀負其大盈車龜云鯀負子以魴
鱖為比則鯀非大盈車者亦非負子蓋魴鯀與
及唯唯者皆負之可制者也為其笥之故敗而
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相
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
毛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音盛也○
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音從之者眾也許
穆夫人思歸唔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
止若魯相公劉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
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笥在梁其負魴鱖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音多也○**國氏曰**木也○**毛氏曰**似魴
厚如頭尤大負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負似魴
不如喙如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

謂之鱖常容反

敝笥在梁其負唯唯惟於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毛氏曰唯唯負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眾
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

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笥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狀驅於
通鑑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
春秋魯莊公之二季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
侯于祝丘五季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季春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簞第音弗米鞞苦郭反魯猶有
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狀驅聲也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

第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簞蔽車之後戶也。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為本質，其上文以翟羽為之飾。
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第，佗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垂。轡，滿。滿，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美貌。垂，垂。轡，轡之垂者。滿，滿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歐陽氏曰**：文姜安欬樂易，無慙恥之色也。○釋文：滿，滿。佗，爾。爾，曰本亦佗。淪，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次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止反。魯，道。在蕩，齊子翺翺。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汶是也。○**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翺翺，猶彷徨也。○**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刃反。行人僂僂，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敷。

毛氏曰：滔滔，流貌。僂僂，衆貌。○**朱氏曰**：遊，敷。猶翺翺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猶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眩者歟何其多能也子間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弓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駭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大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兮祈而振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嘆辭昌盛也頎蓋貌也祈振貌也宋氏曰柳

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踰之巧也○**宋氏曰**臧善也○**宋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兮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會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宋氏曰名猶稱也音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王氏**

曰儀既成兮音其威儀之備也○**宋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

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絲畫為之侯身版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版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版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殊

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未
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二正損玄黃孤
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太白茶而畫以朱緣正之
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
名有題為捷點射之難中以中為俊○**鄭氏曰**
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宋氏曰**言稱其為齊
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激
辭也

倚噤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遊雪戀反兮射則貫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呂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
眉揚故謂目為清眉為揚遊齊孔氏曰善舞齊
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

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

處此之謂復○**鄭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
足防淫故率章深非之○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
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屈萬則可見
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
是諷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
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為我甥
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噤噤
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啻可見矣

倚噤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孔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

冀州雷晉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

曰左傳曰虞號雋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

同姓也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晉舜耕於

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焉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兮黻冕卑宮室而盡力兮溝洫此一

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齋且偏急

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

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

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

化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

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實

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於大
河可二十餘里北於晉山十餘里處河
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車之詩也

葛履俱具反刺編必淺反也魏地陜音洽隘於
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吝色編急而無德以
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
所為也故是詩唯刺其編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
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
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履汾沮洳
園有桃三詩皆苦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
以縫裳要於遙反之棘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縶矣寒涼

之意○**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

○**孔氏曰**女婦未見賢通反之稱也○**鄭氏曰**

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
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

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繚音了漱悉候反○

毛氏曰要褻也棘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褻棘為

衣領說文亦云棘衣領也○**鄭氏曰**好人女而

未婦為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

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

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

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紱後執婦

功○**鄭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褻之功

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鄭氏曰**君子之為國

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

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慘作撤山廉反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撤好人提提徒兮反宛然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掃勅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爲利

朱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

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婦室門夫揖而入不

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

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掃所以摘

髮用象爲之賁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

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

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望於縫裳

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韋氏曰婦新

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分扶云反沮子預反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

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

采萊崔靈思集注敍云君子儉以能勤采今定本

及諸本敍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如吾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

度殊異兮公路

朱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

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如其

漸接廉反如者朱氏曰汾水名沮如水漫處下

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

而岳有毛刺今人纒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

迷○**朱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孔氏曰不可

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倍無度矣雖然其采

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軹車度子為之晉趙盾為軹車之族是也○宋氏曰儉嗇不似賔人也○**箋**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兮公行戶即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坦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艸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者主君公車之行劉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

晉成公官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度子為公行趙盾謂軹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官音患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兮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蕒水蕒音也孔氏曰水蕒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蕒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樂廢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虞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挑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毅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

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

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

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

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

穀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

心憂之望歌且謠誦詠之為謠毛氏曰曲合樂

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

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

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

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東言人不知者不思耳

其情望深切也○**田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

○**宋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

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

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

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

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

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

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

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

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

行於國中以為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

寫我憂○**宋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

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便制
役兮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能是詩也鄭氏曰後
兮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

山無艸木曰岵孔氏曰繹山云多艸木

岵無艸木岵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艸木

也岵山無艸木也陳氏曰岵也岵也岡也皆

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

韻耳○**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

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

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

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口

之心之為深切也○**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

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意
得已止○**宋氏曰**尚無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
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
來矣

陟彼岵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

山有艸木曰岵李少子也王氏曰尤憐

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者常志反寐也

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岵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岵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

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創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上田墜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度民保其常生周道衰疆陵弱衆感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

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校十畝以毓州木

○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云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

穀○**王氏曰**閒閒歛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

來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

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魏氏曰**魏雖地

狹民稠未必即歛舉十畝地以喻其墜隘耳○

釋文閒閒作間閒曰本亦作閒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廬而已則似不斂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廬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濼容或數家井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若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力纏反倚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屨直連
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狙音喧兮彼
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宋氏曰**檀木可以為車
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

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濬者清
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

河水清且漣倚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
漣瀾雖異而義同○**宋氏曰**倚與兮同語辭也

按書斷斷倚無他技大學佗兮○**毛氏曰**種之
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

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
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獮胡何也貉子曰

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狙獸也被君子
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倚
悠然於河之干遷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閑者

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
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

嘗狩獵鉅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
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

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
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倚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為車之輻側猶

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關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飡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為困**孔氏曰方者為倉鶉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鶉之屬也○鶉鳥舍反執食曰飡說文

口飡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貧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浙將太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未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毛氏曰**貫事也

○**關氏曰**浙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

太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太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益言魏君培克民當公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季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太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公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遯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太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

我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注也○**毛氏**

曰號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

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公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士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伦咏曰本亦伦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魏大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包于變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管堯之末洪水九季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其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桓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冀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成公又都絳也

○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兮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美和時儉不中丁仲反禮故倫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末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

樂慘戚以寤季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問之

揚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止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穡反其莫音暮今我亦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音據好鳴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葢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蟋

鐵也。陸璣曰似蝗而小，翼如漆，有角，翅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莫，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衣已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韜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

知為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閱之，人之情性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且勉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度幾

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愛思其外

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

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度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中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車休農功畢無事也○呂氏曰恬過也○宋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溪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鳥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所解反掃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佞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灑掃非不

好繁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費歟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鐘鼓何不鼓攷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歟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欲昭公惟其類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人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為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死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莖田節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

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粉。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死死貌。朱氏曰生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為已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攷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
樹俗語曰樗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櫛也孔氏曰

祖葉似杏而尖材可為弓弩幹。○樗救書反。於力反。灑灑色蟹反也。孔氏曰灑謂以水濕地而掃之故轉為灑灑是散水之名攷擊也。○

毛氏曰保居有也。孔氏曰居而有之。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平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怡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頹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母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鳥毒反沃
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
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
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弓曲沃師
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
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弓
沃皖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
鑿狀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狀巉巖**襮**領也諸侯
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罷繡領謂之襮孫氏
注云繡刺繡文以襮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

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
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
衣以素為衣丹朱為緣繡黼為領○**鄭氏曰國**

人欲進此服公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
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謂桓叔**

○**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
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
如白石鑿鑿見於水中喻其民從而樂之則
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弓鵠皖
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緇之
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鵠曲沃邑云何
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本倫素**

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為綃○孔氏曰綃繡名○
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粼

粼○**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

人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

成矣李氏曰古者不執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

小惠以收衆情欬後民翕欬從之田氏之於魯

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

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

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

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修其政知

其蕃音煩衍延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子餘及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

徑六分其深八分本州同今以兩手為掬則掬

大於升矣○**釋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

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例○**陳氏曰**是

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

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為掬范氏曰盈掬者不復以升較

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掬掬大於升

篤亭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音反繆也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

孔氏曰三星謂心是也為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

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毛氏

秋冬為昏時王肅云謂十月也

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

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

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歎也

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繆戶牖反迨

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

廣漢張氏曰若謂為昏姻則不得稱邂逅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

事稱有遺風也

釋文迨倫親曰本又倫迨韓詩云邂逅親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祭采旦反者子兮子兮如此祭者何

王氏曰見此祭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為祭而又曰祭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祭者蓋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反爾
有杖之杜其葉滑滑私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

人無兄弟胡不飲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杖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汁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

王氏曰滑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

○**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仗助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裊裊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裊裊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思集注仗佗次

杜雖特生杖比詩方云其葉滑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杖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

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言苟以它人為可恃則嗟沒行趨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伙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趨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伙助信兮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美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美裘豹袼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

故

陳氏曰美裘上下通服君純美大夫間之以美

為裘以豹飾袼子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禡之

鄭氏曰羔裘豹袼在右卿大夫之服也

袼

袼袼也

孔氏曰袼是袖之大名袼是袖

之小稱

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

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

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

之曰服服是美裘豹袼之人○孔氏曰用使我

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

我之困苦豈無他人可歸注兮維子之故舊

恩好不恐空有

美裘豹袼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

好呼振反

袼

袼袼也

孔氏曰孫炎

云究究亦袼人之惡○鄭氏曰我不衣而歸注

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屬如此亦唐

之遺風孔氏曰此風刺虐則云携手同行碩鼠

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恋之心此則念其恩好
不思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

風○釋文哀倫東曰本又倫聚

美素二章章四句

揚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流

延設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倫是詩也朱氏曰

昭公七年潘父緡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

公之子平是為季侯季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鐸

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季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

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

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逐鄂侯而納諸鄂

二年莊伯卒子緡立是為成公九年成公伐翼逐

翼侯于汾隄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

侯小子侯四年成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

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成公又殺之自孝侯至
是大亂五世矣

蕭蕭鴉羽集于苞栩羽音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

蓺音世反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

所

興也蕭蕭鴉羽聲也鴉之性不樹止

氏曰蕭蕭疾。孔氏曰鴉羽連蹄樹立則為

善。釋文曰鴉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

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積鄭氏

曰積者根相迫迤相致也積之忍反迤側百反

栩口本反攷直置反。毛氏曰栩杼會汝反也

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某子為皂或為皂汁可

以染皂杼子各反擘力的反盥不攻致也孔氏

曰盥與盪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盪為盪穀之

乘亦為蠱欬則蠱害罷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盟為不攻守不堅致之意也○**龜氏曰**蓺樹也○

毛氏曰怙恃也○**龜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為危苦如鵠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

穀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兮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兮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蕭蕭鵠翼集兮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龜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及之無已也

蕭蕭鵠行戶即反集兮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

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刈也○**爾雅曰**藪昆反赤苗也卷紀反

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梁粟白苗今之

白梁粟也○**宋氏曰**嘗食也○**毛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鴉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平政反晉國其大夫為可偽反之請命天子之使所吏反而倫是詩也

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號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成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成公為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欽則號公命晉侯之季始并晉也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

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

則君子曷為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尔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

周禮注鷩冕

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

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

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為綉。絺耻知反諸侯

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孔氏曰**就天子之

使請衣故云子之衣○**毛氏曰**以晉之勿豈不

足以為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

變七音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

六命之服別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謂氏曰六

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

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

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毛氏曰**燠

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

雖衣不暖

喬琳為宋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

不復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復乎米泚雖有

吏部選而不可謂之復晉國雖有冕服苟無

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

之為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

若或公之篡當東周之襄雖以枝代宗豈即

有禍是詩之佗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

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禹安本色之語異矣
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
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攷之平王二十六
季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
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季潘父弑昭侯欲納
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季曲
沃莊公弑晉季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
二季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
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號
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
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季曲沃或公弑晉小
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季猶能命號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號仲為伯
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或公篡晉僖王

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
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
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或公也或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或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
故刺之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
呼報反之曷餒於鳩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杖音弟杜特生陰寡繼

左道東也○**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

也○**范氏曰**杖杜陰至寡也杖以生於道左而

人得休息焉或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

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宋氏曰**寡特不

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
或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
賢者自來矣○釋文曰韓詩噬佗逝
有杖之杜生弓繒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佗右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反矣

孔氏曰獻公諱諸或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

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伯二軍以滅耿滅

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信

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

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

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恐行陣或

見囚虜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曰喪

毛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歛音廉蔓于野于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歛生蔓於野喻婦

人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

藪亦生蔓而蒙於野中陸璣疏云藪概括槩

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歛之生依於

地與婦人依君子○**毛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

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程**

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歛蔓于域于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

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毛氏曰**獨旦獨處

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日歲之後歸兮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水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

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

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

之蓋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

佗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

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度幾得同歸兮丘而已其

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

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兮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芣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

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諂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

可見也

采芣采芣晉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

旃苟亦無斁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

芣起興○**毛氏曰**芣大苦也釋文曰即甘州葉

似地黃晉陽山名也孔氏曰晉陽在河東蒲坂

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

○**歐陽氏曰**戒獻公間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

且勿以為斁程氏曰又重誠曰置之置之且無

以為斁更攷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

氏曰采芣細事也晉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

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

徵謂幽隱僻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
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為言王肅諸本皆
作爲言定本作偽言

采苦采苦皆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
旃苟亦無歛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壘茶也○**宋氏**

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皆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
旃苟亦無歛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芩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皆陽者興采
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諧膚受之愆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
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芩為細事皆陽

為幽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
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
言也故附見焉

采芩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二十三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秦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

鼠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皋

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

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

穀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

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費是

為伯翳別女傳云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

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周季王使其末孫

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

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佗大夫始有車馬禮樂

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佗秦仲之孫

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

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並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弓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職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宋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為浮靡以善籜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為農而成富強之業

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力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眾車聲也白顛的丁歷反顛桑黨

反也孔氏曰的白也顛顛也顛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驂騶盜驪赤兔的盧之稱

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

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變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

人也○**魏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錄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晉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羞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阪者曰阪下濕曰隈○**魏氏曰**既見既見秦仲也○**毛氏曰**羞老也八十曰羞○**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隈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魏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奠飫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注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羞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隈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凶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職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洛焉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為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職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嬗君冀反子從公弓狩

毛氏曰駟職言純駟也○**毛氏曰**職驪孔氏曰

驪異色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

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駟馬內轡納之於

猷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宋氏曰**嬀子所親愛之人也○**谷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職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呂氏曰**公之嬀子不
必如嬀子天子嬀子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未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止悲反春秋獻鹿豕羣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宋氏曰**牡獸之牡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騁而射之達于右隅為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拔矢末也孔氏曰以鏃為晉故拔

為末○**毛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驅以公射之是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音公之善射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音由車轡盧丹反鑣彼驕反載檢力念反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輻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園○**宋氏曰**轡鈴也效轡鳥

之聲鑣馬銜也○**鄭氏曰**置轡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轡在衡和在軾○**毛氏曰**檢歇

驕田大也長喙况廢反曰檢短喙曰歇驕○**毛氏曰**田事已畢故游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
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
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
季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錢淺反收五檠音木梁輈陟雷反游環音

驅陰音胤鞞音天續文茵音因暢音救亮反鞞音

谷音駕我騏音其鼻之樹反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

其板屋亂我心曲

孔氏曰小戎兵車也淺淺收軫之忍反也董氏

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

殿寅車周元戎欽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

也。孔氏曰淺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

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

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兵車當

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

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五五

束也檠歷錄音祿也梁輈輈上句古侯反衡也

一輈五束束有歷錄也孔氏曰檠歷錄也輈者

輈也梁輈輈上曲句衡衡者輈也輈從軫以前

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

橫居輈下如屋之梁欬故謂之梁輈也一輈之

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

之五檠也。陳氏曰輈車輈也其前駕於服馬

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逼後軫梁輈則窳

其上以優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懼

鞞之不堅也故一轅則五分其窟每分以皮束
之使堅是謂五繫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
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曰游環
在背上無常處貫駮之外繫以禁其出脅驅者
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駮之入○孔氏曰游環者
以環貫鞞游在服馬背上駮馬之外繫貫之游
移無定處也駮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
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
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駮馬欲入則此皮約之
所以止入也陰揜於檢反軛也鞞所以引也塗
白金也續續鞞也鄭氏曰揜在軾前垂鞞上
塗續白金飾續鞞之環○孔氏曰揜謂與下
二面材以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軛也軛
在軾前橫木扶軛故鄭氏云軛在軾前垂鞞上

謂陰板垂鞞上也此車衡之長准六尺六寸止
容二版而已駮馬頭不當衡別以皮為二鞞繫
於陰板之上令駮馬引之左傳云兩鞞將絕是
橫軛之前別有駮馬二鞞也塗沃也非白金之
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鞞環鞞言塗續則是化環
相接○朱氏曰揜在軾前軾上鞞者以皮二
條前繫駮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塗續陰板之
上有續鞞之處銷白金沃其環以為飾也文茵虎
皮也暢較長較也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褥劉熙
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
訓為長言長於大車之較也兵車之較長三尺
二寸大車之較長尺半兵車之較比之為長○
朱氏曰較所以貫車輪者騏驎文也左足白曰
鼻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騏驎馬名為騏知其

色佗恭文馬後足白為鼻○**孔氏曰**婦人閑其

君子云吾念君子温鉄其如王今乃遠在西戎

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朱氏曰心

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

板為屋鉄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

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音留是中駟古花反騾

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塗以轡古完反納音納言

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鉄戎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見前章**○**龜氏曰**

赤身異鬣力輒反曰騊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為

駟馬○**孔氏曰**黃馬異喙曰駟○**驟解見駟**○

龜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駢音非反也孔氏曰車

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駢○

毛氏曰龍盾畫龍為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氏曰

盾以木為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於盾也王肅

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朱氏曰**盾干也載

之以為車上之衛也○**龜氏曰**塗以轡納轡之

轡以白金為飾也轡繫於軾前○**朱氏曰**轡環

之有舌者○**龜氏曰**轡內轡也孔氏曰轡

謂白金飾皮為轡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

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

制馬之左右今之隨逐人意駟馬欲入則偪而

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轡者納駟內轡繫於

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轡也○**蘇氏曰**駟之

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曰**邑而鄙之邑也方

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戎念之極也

倭駟孔羣音求矛塗錚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韞

敕亮反鏤魯豆反膺交鞮二弓竹閉緹古木反滕
直登反吾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
秩德音

毛氏曰伐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伐訓為淺駟是
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陳氏曰
今為馬甲之札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鞮**

氏曰孔羣者吾甚調和也○**毛氏曰**公三隅矛
也鏞鏞祖寸反也孔氏曰公矛三隅矛刃有三

角塗以白金為其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鏞進
矛戟者前其鏞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鏞也銳底
曰鏞平底曰鏞毛氏言鏞鏞者取類相明非訓

為鏞也○朱氏曰鏞鏞亦以白金塗之也蒙討
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鄭氏曰蒙厯也討維也
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尤伐○孔氏曰畫雜鳥

之羽以為飾其文章苑鈇而美司兵掌五角
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
小左傳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
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

也虎虎皮也鞮弓室也○**鄭氏曰**鏤刻金飾也

○**毛氏曰**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

鞮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謂也鏤膺謂膺上有
鏤是以金飾帶若金之婁曾也交鞮交二弓於

鞮中也孔氏曰交二弓於鞮中謂顛倒安置之

○王氏曰鞮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操也閉緹

息列反緹繩勝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

弓云有緹注云緹弓藥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
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緹勝鈇則竹閉

一名緹也緹繫也置弓緹裏以繩繫之因名緹

為繼所繼之事即組滕是也謂以繩約弓秩後納之報中也○朱氏曰樂弓體使正也○朱氏

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

曰厭厭安靜也○朱氏曰秩秩有斂也○李氏

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

斂今乃從征設我足以思念也○釋文於作各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古恬反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

固其國焉蘇氏曰兼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

不適用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欽後堅成可施用

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

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

蒼欽盛哉秩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也狃於利而

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禮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

後二章而止其數有以取之矣

兼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蘇路

反回音回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兼兼設蘆也孔氏曰兼似萑而細

高數尺牛食之肥福蘆葦也蒼蒼盛也白露凝

為霜也○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

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下曰溯

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曰兼設必待

霜欽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

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

遠

兼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瀟灑

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

氏曰謂未乾為霜躋升也○爾雅曰水艸交為涸○**毛氏曰**坻小渚也○釋文淒淒佻姜姜曰本亦佻淒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遊從之宛在水中注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也涘涯也○**毛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注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爾若季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季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猶爾

兼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佻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

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

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季以兵伐戎戎敗走

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

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

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

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遠有周地然既

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

於角反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條栢梅栢

如鹽反也孔氏曰栢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

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

醉○**采氏曰**君子指其君也○**禮氏曰**至止者

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

之楊氏曰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厚

漬疾智反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

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佐之尊山之高

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

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佐范氏曰有其服與容

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

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

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

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遺名

道之側其崖如堂之墻也○**毛氏曰**黑與青謂

之黻朱氏曰黻之狀兩已相戾也五色備謂之

繡朱氏曰繡刺繡○**采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

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佐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佗是詩

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

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為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

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

氏曰陳乾旴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

狄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狄

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狄

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狄

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違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六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季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于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李氏曰**交交

飛而注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於棘得其所以則特出於百夫。○**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毛氏曰**惴惴也。○**毛氏曰**惴惴也。○**毛氏曰**彼蒼者天想之。○**毛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朱氏曰**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毛氏曰**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毛氏曰**防猶當也。善此一人當百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莖穆公子航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與也航疾飛貌晨風鷓之欽反也孔氏

曰陸璣疏二鷓似鷓青黃色瑛領句象鸛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鷓雀食之。鷓羊召

反喙許穢反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

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

實多今則忘之矣○**翟氏曰**以晨風興君子者

取其本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繆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矣林木茂盛則鷓鳥所

集興朝廷有繆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

好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苦故云忘我

○說文航佗鳩

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

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艸木

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

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孔氏曰**

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苦也○**陸氏艸木疏曰**

駮駮馬駮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駮榮遙

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毛氏曰駁如馬倨牙食
虎貌。艸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椹
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宋氏曰**靡樂憂
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樂隰則有駁可以大
國而獨無其人兮

山有苞棣音佛隰有樹椹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
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穠矣椹赤羅也釋
文曰赤羅今楊椹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宋**

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然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數
異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

卜立十八季卒案春秋文七季晉人秦人戰于今
狐十季秦伯伐晉十二季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
六季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
攻戰也

宋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讐故征

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
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
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弓與師修我戈矛
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襜古典反也孔氏曰玉藻云纁為襜

緇為袍純著新綿名為襜雜用舊絮名為袍戈

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怨也○**蘇**

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

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
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
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
稱先王焉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
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
之辭也王弓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
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弓與師修我矛戟與子偕
佗

龜氏曰澤褻仙別反衣近污垢朱氏曰澤裏也

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汗音烏垢古口
反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毛氏曰**佗

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衣王弓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方馳反姬之難乃且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
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
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佗是詩
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為康公之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

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
其以是心而佗是詩亦足以為孝矣廣漢張氏
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
心也及其即位循是心而賦詩是以夫子有取
焉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

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反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魏氏曰**秦是時都雍

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

漢地理志云古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

渭水之北○**毛氏曰**贈送也○**黃氏曰**巾車金

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

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毛氏曰乘黃四馬也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

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

長也路車乘黃瓊瑰土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佩正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

於我兮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兮嗟兮不承權

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

駟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魏氏曰**渠

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釋詁文○

毛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

而後待賢之意寢衰供億寢薄賢者每食而

於是嘆之吾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

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啻酒元王每置酒嘗

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亦楚人

戎以稱朕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
德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
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
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
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兮嗟乎不承權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食器
稻詭也簋黍稷詭也○**宋氏曰**四簋禮食之盛
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醫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